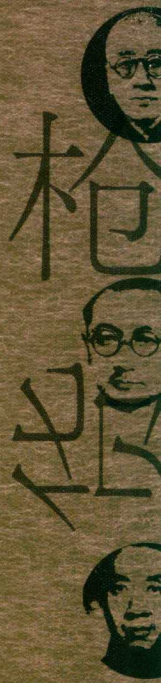




民国
金融家
沉浮
录

枪炮 与 货币

GUNS AND MONEY:
The Ups and Downs of Financists in the
Republic of China



下

十年之功，
在公共遗忘处
书写一个国家的记忆



中国往事

赵柏田
作品

枪炮 与 货币

民国金融家

沉浮录

GUNS AND MONEY:
The Ups and Downs of Financists in
the Republic of China

图书在版编目（C I P）数据

枪炮与货币：民国金融家沉浮录 / 赵柏田著. --
武汉：长江文艺出版社，2019.1
（中国往事：1905-1949）
ISBN 978-7-5702-0643-8

I. ①枪… II. ①赵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8)第 238973 号

责任编辑：杜东辉

责任校对：陈 琪

封面设计：消食片儿

责任印制：邱 莉 王光兴

出版： 长江出版传媒  长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：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：430070

发行：长江文艺出版社

电话：027—87679360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印刷：湖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：70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 印张：45.75 插页：4 页

版次：2019 年 1 月第 1 版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：608 千字

定价：98.00 元（上下册）

版权所有，盗版必究（举报电话：027—87679308 87679310）

（图书出现印装问题，本社负责调换）

|| 第二部 ||

(1936—1945)

第八章

白云山馆主人



1. 净土

黄郛的身体是一日不如一日了。这几年在莫干山，名为隐居，却时常出山，他那个盟弟一碰到棘手的事，就要二兄出面收拾残局。亦云眼看着丈夫的身体和精力一天天不济，精心安排的调摄计划又时常中断，也是忧端在心。

1935年夏天后，黄郛终于辞去了本兼各职，安心归山了。但日本人正对华北虎视眈眈，各地武装势力又不太平，他还是要时常下山，应邀密商大计。偶一至京沪，稍事勾留，即还山。莫干山的农村改进工作，在亦云的主持下已初具规模，警卫、消防、民兵训练各项也正在兴兴头头推进中，对于在外面世界的内攻外逼中遍尝失败滋味的黄郛而言，这方山间净土似乎成了他唯一的安慰。

夏天，有着近廿年友谊的太虚法师来莫干山小住月余。太虚精研佛理，又有济天下苍生之志，与黄郛在山上昕夕抵掌谈佛学，评判国内外时事。黄郛学佛近十年，对太虚的无上正觉之分析每多心契，深感国人有冥然罔觉者，有觉而不正者，有虽正觉而未遍者，正觉之途，殊为不易，以致太虚日后有叹，“近人能运用佛学于政治者，先生最胜”。

这年冬天，他们从山上的白云山馆搬到了庾村的文治藏书楼去住，藏书楼紧挨着庾村小学，系建筑师专门设计建造，砖墙坚厚，挡得住山间寒

风。楼共四楼四底，楼上卧室，楼下书房，还有一间有窗、有壁炉、采光甚好的大阳台。这间大阳台成了夫妻俩最常逗留的地方。炉架上挂着大幅的《怀抱思亲图》，出于山水名家贺天健之手，还有章太炎先生亲书的《文治藏书楼记》，那都是黄郛为纪念他死去多年的父亲的。还有一幅立轴，是江苏武进人庄思缄先生书赠的，抄的是诸葛武侯的一句话，“我心如秤，岂能为人作轻重”，自然也是主人喜欢的语意。

1936年初，屡次铩羽南归的黄郛对政事全然绝望，他已决意终老山中，再也不过问世事了。春节过后，新任驻日大使许世英到山造访，征询对日外交意见，他也兴味索然。他虽素称日本通，但与日本人打交道，平生吃尽暗亏，一提起对日事，就心绪大坏。就好像谚语里说的，一朝被蛇咬，十年都怕了井绳。

春天是个向上的季节。溪水淙淙，桃花正艳，大自然蓄积了一冬的力量，在莫干山中重又萌发，但黄郛的身体却在走下坡路。往常外出奔波，只要一回山小住，体重就会稍有增加，此次归山两个多月，不加重反而日渐羸瘦，胸部还时作剧痛。夫人亦云颇忧，自购了医疗书籍看，说有两种病症，让患者十分痛苦，求速死而不得，一种是血吸虫病，一种是癌症。又问了校医，说癌症的症状之一，就是病人无端消瘦。时值春假，女儿熙治假满回校，满心疑虑的亦云遂动员丈夫去杭州医院诊治。

清明这日下山，游过西湖，把女儿送进学校，黄郛已累得脸色苍白。约好的医生冯五昌赶来会合。冯大夫十余年来一直为黄郛诊疾，见他脸色如此憔悴，力劝先赴上海检查。于是，一行人当晚又买票赶赴上海。

数日后，检查结果出来，疑为肝癌，又不能确诊。亦云手捧化验单，却又心怀侥幸，希望是大夫误诊，怕丈夫知道反而加重病情，也就刻意隐瞒着，强作笑颜，相偕归山，设法再延医问药。此后，黄郛病情渐趋恶化。

他油尽灯枯的病躯终究是撑不住了。入夏以来，黄郛卧病莫干山，神明未衰，而体力日弱，连日常出门散步的力气都没有了。病中时感忧闷，情绪也起伏不定，亦云唯有温言劝慰。报纸上的坏消息一个接一个，为不扰其心绪，亦云只得嘱咐秘书王大纲，或假为设词，或隐匿不报，但这又岂能瞒过黄郛。莫干山中居民，听说黄郛患病，咸来探看，或为之设香祈祷。

某日，一个皖籍工友，手捧清水一碗上门，说是集多人若干日供佛之水，饮之可去疾。黄郛夫妇感于乡民诚意，不忍推却，煮沸以饮，但病终究是毫无起色。

延至八月下旬，身体更感不适，时常发高热。亦云看这次发病更急，只得请冯大夫来山诊治。冯医生说，病势汹汹，山中医疗设备简陋，购置药品又不便，还是去上海吧。于是择日下山，先到杭州，故旧黄伯樵时任京沪、沪杭两路局长，一边在上海托人找医生，一边准备下专车一节，并由城站站长以自备人力车送至车站月台。亦云和五舅陪着黄郛上车时，黄郛眼中隐有泪光，他似乎已预感到，此去上海，怕是再难回莫干山了。

抵沪次日，生怕丈夫劳累，亦云挡掉了一拨接一拨上门探看的亲友。张嘉璈请来德国和美国的医生，紧急为黄郛会诊，结论仍是疑为癌症。癌是绝症，药石无效，亦云急得眼泪都出来了。黄伯樵的朋友请来的一个奥地利医生，却诊断为包虫病，说只要早日手术，犹可医治，这又给了亦云一点希望。于是办理了上海宏恩医院的入院手续，辗转找到了诊治包虫病的权威专家、北平协和医院的美国医生劳克斯，准备尽快手术。

2. 自渡

夫妻结褵之初，黄郛与亦云同游镇江焦山，曾经有约，日后，亦云要为黄郛写一篇传文。日后，沈亦云写《黄膺白先生家传》，忆及这节往事，还是为当年一语成谶痛切莫名：“一日，游焦山，俯仰兴亡，不觉率意见论古今人物，先生忽跃然从座起曰，他年我之传记，必托之君……岁月不居，距先生歿瞬十载，烽火未息，山中学校及所存一生仅有之遗物，一再被劫，至本年春而弦歌中辍，器物尽空，所谓谨藏者，岂可终保耶，人事不可知，宿诺其将谁诿。”

“家传”说到 1928 年，黄郛带她入莫干山的经过：“……事毕引咎辞职，于事实是非毁誉，不以一言自见，挈眷入莫干山，颜所居为白云山馆。出则竹杖芒鞋，入则左图右史，常经岁不下山。自十七年至二十年，累辞征召。于国事有所献替，则以书交便友转递，尽意而止，不问去取。”^①

那三年间，俨然是结庐避世，再也不与这个世界相往来了。但树欲静而风不止，外部世界从来没有对他放手过。自卸任外长后，先是王正廷邀出使德国，再是外交次长王宠惠邀他出使英国，黄郛都坚辞了。张静江出任浙江省政府主席后，发表黄郛为政府委员，亦不就。唯有导淮入海这件事，因不单纯是一项水利事业，关乎裁兵缩编，更关国计民生，他虽然坚辞不就这个委员会的副委员长，但还是为之起草了一份详尽的计划书，指明当前和今后应办各点，寄到上海托张群转交蒋介石。^②

到 1930 年，夫妇俩已习惯了春夏居山、上海过冬的生活。黄郛是个没多少嗜好的人，居家恂恂，除卷烟外，只是喜山，喜静，喜阅读，喜建筑，当初选择安身莫干山，本为无心之举，莫干山并非什么名胜，只不过山上有很多现成的外国人留下的房子，且距离杭州、上海、南京都近，有事外出也方便。他也素喜得自春秋时期的夫妻铸剑大师干将、莫邪的“莫干”之名，因其中隐含着夫妇相濡以沫、共同耕耘之意。宋人说“我见青山多妩媚，料青山见我应如是”，在黄郛心目中，贤惠的妻子、渐渐懂事的女儿，再加白云青山，正是“知我者，二三子”。

看起来已国家统一，河清海晏了，但黄郛心中时有隐忧，政府是这样一个先天弱勢的政府，地方总与中央不能齐心，反蒋暗潮汹涌，和平还远没有降临。1930 年 3 月，中央与地方割据势力阎锡山、冯玉祥的大战爆发前，国民政府议决改组江苏省政府，钮永建辞去省主席职，拟请黄郛主苏。蒋介石命钱昌照到上海，找黄郛征求同意，并全权推荐各厅长人选。钱昌照是亦云三妹性元的丈夫，时在资源委员会任职，蒋介石请二兄的这个连

^① 沈亦云著：《黄膺白先生家传（附：〈追悼纪念册·故旧感忆录〉）》，22 页。沈云龙主编“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三辑”，文海出版社印行。

^② 《对水灾匪灾善后意见电稿》，《亦云回忆》下册，429 页。

襟来做工作，也算是煞费苦心。但黄郛仍坚辞不出，最后以叶楚傖继任江苏省主席。看来他受济案刺激至深，至此尚未平息。这几年在李书诚影响下出入佛理，对世事还真看淡了许多，前人管仲、诸葛，因祸以为福，转败以为功，他相信自己同样可以以退为进。只是自此后，他下山的次数明显增多了。

1930年3月中旬，前西北军及晋陕军将领鹿钟麟等五十七人通电，拥阎锡山为陆海空军总司令，冯玉祥、张学良副之。随即，孙殿英陷归德，中原战事正式开端。先前的革命同志，再次大打出手。蒋介石即飞徐州，调兵遣将布置征讨。

这场阎冯之战，又称中原大战，一方是阎冯两大集团军联合，一方是蒋介石自统的中央军。其规模之大、伤亡之众、消耗国力之巨，在近代内战中可称第一。以致战后有人说，如无此战，中国还拿得出几支能战的军队，何至于在后来日本侵略东北时束手无策？如无此战，后来也用不着对奉军迁就，请其入关，主帅逍遥平津，而日本关东军乘虚酿成九一八之变，华北长城之坏，实起于阎冯蒋之战。当大战方酣之际，有人请黄郛下山奔走调停。内战是他最反感的，而这次交战双方都是他交往很深的朋友，黄郛“痛苦到说不出”，他估量情形，无能为力，没有下山。

5月8日，中央军攻打亳州；13日，克牧马集；17日，克归德……北方一片焦土之际，黄郛去了上海。5月18日，黄郛在上海西门中华路方斜路交叉处之三角场，即原上海城濠处，代盟弟蒋介石主持了陈其美纪念塔的开工仪式。市政府各局局长，各区党部代表及王一亭、何亚农、褚辅成、杨永泰、叶惠钧、杨虎、钱永铭、吴开先等共二百余人与会。是日，正是他们的结义兄长陈其美遇刺身亡十四周年纪念日。

上海市市长张群在开场白中隆重誉扬，说当年英士先生的参谋长、本市第一任市长黄膺白先生“远道前来”，主持本次开工仪式。

黄郛说，英士先生在沪军都督任内拆城筑路，兴办市政，实为今日建设大上海之先声，随后，他从外交、交通、财政、内政四端，对陈其美缔造民国之功绩进行了回忆。他说，英士先生人格犹可追忆者，主要是其仁慈精神，平等观念，勇于行动，节俭主义，在其感召下，当时外交方面有伍秩庸、

温钦甫，交通方面有王一亭、唐露园，财政方面有朱葆三、沈缙云、虞洽卿，民政方面有李平书等，故能完成缔造民国之大业。最新统计上海现有三百万居民，塔成之后，造成三百万仁慈、平等、勇敢、节俭之国民，以为骨干，再向全国推演，不独政治上之纠纷，可以立解，而经济上之争执，亦可不作。他说自己年来山居习静，稍稍涉猎佛学，深觉慈悲与平静为佛教两大精蕴，为政者但有慈悲之心，战争本可避免。

此时的黄郛，把结束乱象的期望寄托在军头们的良心自我发现上，实是难见出路之际的无可奈何之想。林兢记录，这一年初在上海寓次与黄郛相见，“先生谓，国人倘不速谋自觉，政治绝难有出路，深信西哲天助自助、佛家自渡渡人之旨，并谓近来自己正力下此种功夫”，黄郛还告诉他，住租界看佛典，是以形骸委之于帝国主义者，而精神则寄托释迦佛，拟将“帝国主义者”与“释迦牟尼佛”作一联语以自警”。林兢说，他知先生非伤心万分，决不会说出这样的话来。^①

然而，“慈悲与平静”这两味药，又怎能救时下糜烂之中国？中原的战事愈演愈烈，等到这年10月，战事初歇，蒋介石在国民政府纪念周报告中说，此次大战，“中央军死伤九万五千人，敌军约十五万人，此种重大牺牲，无论为敌为我，总是中华民国之国民”。伤亡折耗的，皆是中华民国之元气，身为国家元首，语极沉痛，却已不过是马后炮。

10月5日，黄郛自莫干山返沪，朋友李石曾数次上门会商时局善后方案。李石曾是中原之战的调停者，曾与张群、吴铁城作为中央代表与张学良接洽，促成张学良发通电罢兵，黄郛对之信任有加。他答应李石曾，“待蒋先生返宁，赴宁访问一次”，准备谈以下各点：“（一）蒋先生兼全国剿匪总司令，汉卿副之，欲变换方向，引导至有用之地也。（二）党部按照民十六予所提纵面横层两层改组法，切实断然改组。（三）为中央与地方之切实合作起见，予贡献‘参政院’办法。（四）为政府与人民切实谅解起见，予以为可用‘最高经济会议’机关解决之。果如是，则党政军三者均有相当

^① 林兢《载在予日记上之黄膺白先生》。

之改良办法，或可渐引政治入轨，而保持较长岁月之和平。”^①

这时张嘉璈刚结束为期一年的欧美考察回来，看了世界情形，又睹国内生灵涂炭，大有感触。10月8日，他和李石曾一起来祁齐路黄郛寓所。黄郛是日日记载：“李石曾、张公权二君先后到，共午餐，并商决：由予起草对时局改良党政军三项办法，又决议，由公权担任内战间接损失，由予担任转托（葛）湛侯调查直接损失，拟编一册《内战之所得》，广为分送，为大大的和平运动，期以半年内完成。”^②

这次会谈后，黄郛即拟就改良党政军三项办法，党务仍按去年所提纵面横面两层改组法，军事上注重对内安定，政治上扩充国府委员名额，以获致中央与地方之合作。至于计划中的《内战之所得》这本小册子，日后忙于事务，他一直无暇着手。

在黄郛此时看来，天下搞得这么混乱，实起于人心之乱，那些玩弄政治于股掌之上的要人们，心中何尝有黎民百姓，而只是“魔语多，佛音少”。而抱有各种政治目的的小人奔走其间，更致局面不可收拾。^③

经本市工务局精心施工，陈英士纪念塔在开工半年后终告落成。蒋介石原定出席落成典礼，军务倥偬，不得前来，仍请黄郛代为致词。他一个非党非派之士，在会上侃侃而谈三民主义，说先烈遗志，就是主义实行于中国，并引用陈其美当年原话，详释三民主义之“民”，系指全民而言，“不合全民，不足以言民族”，“一部分人占据特殊地位，行使特殊权力，不足以言民权”，“少数人生，而多数人死或萎，不足以言民生”。

11月11日，是欧战停战纪念日，前一日，黄郛特地写就《祈祷和平》一文，交给李石曾和张嘉璈拿去登在了上海各家报纸上。此文一纸风行，实因说出了一般时人厌恶内战的心理。

黄郛以一个战略家的资格总结这次内战为祸之烈：战线之长，在近代世界战史上，除欧战外，无可与匹；战争之烈，在内国战史上，亦少其例。

① 《黄膺白先生年谱长编》上册，410页。

② 《黄膺白先生年谱长编》，上册，410页。

③ 林兢《载在予日记上之黄膺白先生》。

双方死伤达三十万人之巨，而战地人民伤亡流离者，当十百倍于斯。双方军费总数，达二万万万元以上，而各地民间之间接损失，又当数十倍于斯。铁路交通一项，损失当在六七千万元之间。农产品中仅烟叶一项，损失在二千万至三千万之间。津浦线所经之中兴煤矿，平汉线所经之六河沟煤矿，均因军运频繁，无车运煤几达半年，实处于停产状态。

战事对国力和民气的双重摧残，令黄郛为之气塞，他说道，吾国自清末以来，外受甲午庚子两役割地赔款之巨创，内受二十余年内战之影响，举凡国家财政，社会经济，两俱枯竭，国力之疲，已如风前之烛，苟延残喘而已，怎么还能经受如此重大之牺牲？他说今日心中之隐痛，当数十倍于欧战后协约各国国民之心理。

文章最后说，今后如再有危害统一破坏和平者，就是国民公敌。“呜呼，往事不说，来者可追，吾国百废未举，果能赤诚为国，无论在位在野，随处有吾人致力之余地，希望顾念垂危之国家，垂尽之民力，共同整齐步伐，向和平统一之途以前进也。”^①

3. 闻警

自1930年起，黄郛忧心时局，不再如三年前离职时那般与政府刻意保持距离，但从未存重新入局之念。九一八事件后，日本对中国领土的覬觐，又把他推到了对日交涉的前台。

1931年9月18日深夜十时许，日本关东军第二师团借口柳条湖事件进攻北大营，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侵占东北的战争，正在北平协和医院的张学良下令不抵抗，致使四十八小时内沈阳、长春相继沦亡。尽管冲突发生

^① 《黄膺白先生年谱长编》，上册，419—421页。

时,蒋介石正在赴南昌布置剿共途中,作出这一错误决策的,是自诩爱国主义者的张学良,但上年中原大战导致东北空虚,再加“济案”时种下的对日“不抵抗主义”,种种的因,结下九一八这枚苦果,南京政府和蒋介石实在是难辞其咎。

事发次日,黄郛正在莫干山上等张群的一个电报。好友李书诚母亲在武昌病危,他托张群在上海代购赴南京的车票,张群电报到时,黄郛还以为车票的事有了着落,待亦云译出电稿,却是这么一句,“昨晚东北军与日军在沈阳冲突,日军乘机占领沈阳,事态极为严重”。夫妇览毕,相对惶急,忧愤之状,真是欲哭无泪。一直担心着的事,终于发生了。他们忽然想起,今年春天在上海与日人土肥原贤二和田中隆吉见面的事来。

黄郛是朝野公认的知日派,然自“济案”以来,他一向不愿见日本人,对外交官和军人更是能避则避。松井石根、芳泽谦吉等赴欧过沪相约,说只谈友谊不谈政治,他没见。旧友佐分利贞男对东亚问题的看法与他最为接近,继芳泽任驻华公使后一再约他相见,他也只是在灵隐寺与之见了一面。后来佐分利贞男在箱根富士屋旅馆因情感问题自杀,让他一想起来就心生悔意。

4月时,他们还未归山,土肥原贤二和田中隆吉一再托人求见。黄郛触动起对东北的不安,破例见了此二人。当时土肥原的话大意如下:自张作霖死,杨(宇霆)、常(荫槐)被杀,张学良逍遥平津,对日本悬案取不理态度,对日本人取避不见面政策,日本已到无可再忍阶段,又日本曾经战事的军人,此时都已到将官阶级,佐官以下少壮军人,均不知战争之险,而功名心切,急望立功,二者凑合,东三省形势十分严重。^①

土肥原这话迹近恫吓,却也绝非危言耸听。黄郛当时把这番话的意思也向当局者转达过。但中原大战甫停,政局堪称小康,战胜阎冯已感吃力,人心都喜松懈,粉饰太平,再加关外之事,中央鞭长莫及,不以为燃眉之急,他的警告当时并没有人引起注意。现在黄郛想起来,直后悔当初不将土肥原这话,渲染至足够严重的程度再作转达。

^① 《亦云回忆》下册,431页。

其实那段时间里，他是见过蒋介石的。1931年4月14日，蒋介石游莫干山，下榻铁路饭店，刚归山的黄郛前往访晤，后又邀蒋到白云山馆坐谈。黄郛日记里说，“多年未得机会畅叙，今日杂谈甚久，皆关大局”。那一日他们的话题，谈到了即将召开的国民会议，谈到了江西的军事，谈到了新疆甘肃回教问题，谈到了对冯玉祥的安置问题，甚至还谈到了要效仿曾国藩维持礼教，维护传统文化等问题，却种种阴差阳错，未谈东北问题。

山中无人可以讨论，黄郛欲提灯走访省主席张静江，张静江却去了上海。这一夜，黄郛辗转不得寐，亦云也是毫无睡意，夫妻俩又想起更早的时候，两年前，1929年元旦过后，一个叫文访苏的贵州人从东北到上海来访，向他们传警的事。

文访苏曾在日使馆任事，后又在奉天办报，熟稔东北情形，那一日，他的报告甚为详尽，有些话触动黄郛隐忧，日记中记之甚详，大意谓：

日本对东三省拓殖，从前只注意外交军事，二十年中移民不过二十万，今则沿铁道附属地，水道、房屋、路政均大致完备，且沿满蒙铁路网广为购地，植被、造林、牧羊、开矿，大作侵略之准备，东三省实可谓危机四伏，一触即发。田中去年炸死张作霖，本有整个计划，意欲解决满蒙问题，只因时机未准确，闻其毒计，在本年中，中国政局如起纠纷，全部或局部有战事时，彼将藉口保侨，占领奉天……

黄郛把来访者的话几乎原封不动地写进了日记，叹息说，“惜乎今日局势，无论朝野各方，均未足以语此奈何！”他给文访苏写了一封介绍信，让他去南京找张群，希望能由张群把这个重要消息告知蒋介石，或可供参考。^①

亦云说，当时文君预言，日本人马上就要发动，然则1930年中原大战之际，日本人为何不藉口出兵？黄郛说，东三省在中国早成禁地，因条约有中东、南满两铁路，前者属俄，后者属日，平分势力，阎冯大战时，中央请奉军进关，当时日本，田中义一正受天皇责问，辞职而又身死，故东北无恙，然而日本军人的侵略野心，也只延迟两年，今番沈阳之变，可见其野心

^① 《亦云回忆》，下册，427页。

更大。

夫妻相对叹息。亦云说，国家多事，防务空虚，自家篱笆没扎牢，才会进了豺狼。黄郛抑制不住对奉军的嫌恶，说：自阎奉之战后，中央获奉军袖手之功，因而制胜，把奉军主帅捧上天去，为蒋以下第一人，我们久居北方，即在北洋时代，一般人畏之即如畏虎，新闻记者邵飘萍、林白水，共产党的李守常，抓来不加审问就枪毙，就是奉军干的，阎、冯纵有不是，也不如奉军对内对外都有极大危害。

那几日的莫干山，一时冠盖如云，相熟或不甚相熟的朋友，都来找黄郛谈这件大事，一谈则不胜忧愤。在张静江和张群联名邀请下，再加黄伯樵等朋友力促，黄郛夫妇于10月5日回到上海。

此时的上海，已被仇日的汹汹怒潮裹拥。国难临头，大家都不再沉默，开会议论，通电主张，指摘政治，捐款援助东北义勇军。学生们要去南京请愿，被阻在火车站，公安局处置失当，约三千名愤怒的学生包围了市政府，把市长张群围在了里面。黄郛一回上海，就赶去劝说学生，市政府大门外人潮汹涌，他站了两个多小时也未能进去。

全国舆论一片指责声中，再加两广势力逼迫，蒋介石不得不于1931年底下野了。这是他继1928年夏天后的第二次黯然去职。南京政府改组，孙科出任行政院长。就在这时，冯玉祥来到了上海。穿着蓝布袄裤、模样像一个农民的冯玉祥于元旦次日来拜年，一见黄郛就说：“都是您老不在京之故，您如在京，蒋先生有误会，可代解释几句，我冯玉祥不对，您亦可责备，何止双方被人挑拨，酿成内战，耗此国力，以致无以应敌！”话说得漂亮，却没看到女主人的脸色已很难看。

冯玉祥在上海时借住在黄郛家。黄家有两间客厅，一间给了冯玉祥用。冯带来的秘书随从则占了穿堂。冯玉祥想去溪口看蒋介石，电报打去，蒋的哥哥蒋介卿回电说他兄弟出门游山去了，明显是拒绝的意思。恰好蒋介石来电，邀黄郛在杭州见面，大家同处一屋，搞得黄郛很难措辞，冯玉祥也满心狐疑。女主人出来打圆场说，膺白的大哥病了，须往杭州探视。冯玉祥将信将疑。

1932年1月13日，黄郛到杭州见蒋介石。在西湖边的澄庐，两人密

谈两个多小时，黄郛就外交、内政、财政各端，都一一向蒋谈了自己的意见。第二日一早，杭州公安局长何云又把黄郛接至澄庐，和蒋介石吃早茶时，黄郛又对当下应取之态度作了建言，并特意提醒应留心新人才。早茶毕，宋子文也到了。三人登上宋子文新购的一艘美国皮船，同至楼外楼饭店。舟中，蒋介石颇多感慨，说局势很可能又要回到民国十三年以前各方割据之状，黄郛则担心，目下的情势，从外交和财政来看，可能比民十三以前更加危急。^①

这次西湖会面十余天后，日本海军陆战队进攻上海闸北，与陈铭枢、蔡廷锴的十九路军激烈交火，“一·二八”淞沪抗战爆发。九一八以来，中国军队终于发起了忍耐已久的还击，举国民气为之一振。是夜，黄郛祈齐路寓所的电话响了一整夜，夫妻俩轮班睡觉，喉咙讲得几乎起火。次日，蒋介石复出任国民政府军委委员，布置对日交涉和抵抗，国民政府发布迁都洛阳宣言，以示绝不屈服。为期一个多月的战役期间，日本连续三次向上海增兵，海陆兵力将近十万，蒋介石也发布动员令，令各省出兵做总预备队，并出动了空军应战。战事进行到3月初，日军于浏河登陆攻击我军侧背，十九路军和中央第五军被迫撤退至第二防线。当浏河被日军攻占的消息传来，黄郛为前线将领的疏忽痛惜万分：浏河宜注意，予说过十余次，你们就是不听！

最后在国联调停下，交战双方停火、撤军，恢复到事变之前状态。随后几个月的中日谈判阶段，中方出面的虽是外交部次长郭泰祺，但重归中枢的蒋介石还是非常重视黄郛的意见，对之多有征询。

淞沪战事爆发前，黄郛痛感“社会堕落、国事艰危”，已意识到国家各

^① 这两日会面，黄郛日记中都有记载，1月13日载：“三时半在孤山散步，见天空飞机越山而过，落于澄庐门前湖面，知介石已到，四时何云（杭州公安局长）来接，谈至六时一刻始别，对外交、内政、财政等项，分别贡献意见。”1月14日，又载：“何云来接至澄庐，与介石共早茶，谈彼目下应取之态度，与今后应留心新人才。未几，子文来，又谈论哲生等最近有停止公债本息之议，及对外有宣布绝交之说。子文新买美国皮船一只，三人同至楼外楼登陆。舟中介石颇多感叹，谓国家情势或将回到民国十三年以前各方割据之状，予谓外交财政恐较十三年以前更加危急。”《亦云回忆》下册，433页。

项事业当从“建设”着手，他与经常来访的张嘉璈、张镛西、黄炎培等人筹备发起了一个“新中国建设学会”，学会着重研究“广义的国防中心建设计划”，还准备出刊“复兴月刊”，他兴兴头头地做着这些，与张嘉璈等人时常讨论至深夜，总以为结社研究国家的问题，厘清思路，也算是为国分忧。但随后长城战起，北方事紧，他不得不受命北行了。

4. “跳火坑，拆火巷”

1933年的元旦，黄郛和妻子是在莫干山度过的。隆冬之际，山上偶尔飘雪，气候寒冷，这个时节归山，迥异他们这几年的出处习惯，却是不得不来，投注他们大量心血的庾村小学新校舍终告落成了。

与学生、工友相处一日，黄郛心境大好，亲书了“勤俭忠慎”校训一幅，还审定了校歌歌词，教师生学唱：“莫干之灵，领我诸生；勤俭忠慎，我校之箴；耕不废读，读不废耕；生聚教训，利国福民……”

就在这一夜，山海关外战事又起。

两天后，黄郛夫妇自莫干山赴杭州小憩，与从奉化到杭的蒋介石碰面。是日傍晚六时许，前线战报传来，日军趁夜登城，后又出动空军，一日一夜间，攻陷山海关和临榆县城，我守军一营将士全部殉难。

诚如有军事分析家所言，热河一失，平津亟危。随着热河陷落，大军溃败，战事迅速推进到了长城以内。虽有宋哲元部队在喜峰口阻敌，关麟征、黄杰等在古北口南天门八日八夜苦战，但这些悲壮的抵抗过后，华北实已无险可守。黄郛正是在此危急之际受命北上的。正式的职衔是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。

国民政府发布的明令里，这个委员会辖河北、山东、山西、察哈尔、绥远五省，北平、青岛二市，其组成委员，有黄绍竑、李石曾、张继、韩复榘、